

王静：用真诚发掘故事，让时间换取永存

► 学生记者 周柘辰

拍纪录片的那些年，有好几个春节，王静都是在拍摄对象家里度过的。有一年大年初二，她登上返程的列车，途中接到消息：她最盼着拍到的那一幕，恰好在她离开之后发生了。那一天，她在车厢里哭了很久。也正是这样的经历，让她对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：纪录片是遗憾的艺术。

这样的遗憾，几乎贯穿了王静的创作之路。2011年，这位上海姑娘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，起初只想做一名文字记者。十多年过去，她成了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，《烟火人间》《大学》等作品都留下了她的名字，如今又走上了高校讲台。从第一次端起摄像机，到担任制片人统筹全局，她在影像的世界里走了很远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拍纪录片，是“拿自己生命里的重要时刻，去换取他人重要时刻的影像永存”。创作者需要用自己的时间去置换他人的时间，并体悟这份置换里的遗憾与珍贵。

初入影像：从兴起到手艺

王静与影像结缘，多少有些机缘巧合。进入清华前她没有接触过摄影摄像，一心想做文字记

王 静



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校友，纪录片导演、制片人，清影工作室成员，硕士与博士师从雷建军教授。硕士毕业作品《从上海到平遥》以方言与女性视角记录了一个三线建设家庭，获多项学生纪录片奖；后与孙虹、柯永权联合执导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纪录电影《大学》。此外，她担任纪录电影《烟火人间》《风起前的蒲公英》的制片人，以及系列纪录片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的执行制片人。她曾赴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并在香港大学讲授纪录片课程，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。



者。大一时她加入了清华大学电视台学生记者团THTV，第一次端起摄像机，拍的是校园里的保安，在意的还只是构图和曝光。把她真正引向影像的，是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清影工作室（以下简称清影）那片自由生长的天地。影视制作课上，几个学生想在剧情片作业里有所突破却找不到场地，梁君健老师干脆把自家房子借给他们去拍。对学生大胆的尝试，老师从不设限，这份宽松让她得到持续的正反馈，得以不断探索影像创作的可能与边界。

2013年的夏天，第三届清影

工作坊在新疆石河子开办。王静和组员对军垦文化里的一段往事生出兴趣：20世纪50年代初，为了保卫和建设边疆，新疆军区面向内地招募女兵，大批湖南女青年响应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号召，参军进疆，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她们是疆场上的第一代拓荒者，垦荒、办学、行医，也在天山脚下恋爱、成家、扎根。王静和组员想从女性和婚姻的角度，记录这批女兵的心路。

可到了当地才发现，现实和理想差得很远。她们辗转换乘公

交、一路下到乡镇，才找到第一位老人。老人答应了，第二天她的女儿却打来电话恳求：“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别拍我妈了？”老人年事已高，家人不愿她再为往事劳神。对方既已明确回绝，再拍下去就是打扰，她们只好作罢。

最后走进镜头的，是来自山东的刘奶奶。原来，上天山的不止“湘女”，还有山东等地的女性。问起当年的往事，老人只淡淡一句“没事，都过来了”。三周的拍摄期不等人，她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就先确定了这位拍摄对象，在相处中挖掘她的故事，没想到收获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。这部叫《新娘》的短片，让王静悟出了拍纪录片的第一条心得：没有一个人是缺乏故事的。拍摄对象愿意让镜头靠近，本身已是莫大的信任，而导演的本分，是凭着手艺从一个人身上把故事挖掘出来。

挖掘靠的是实打实的手艺。她后来常跟学弟学妹讲，要后置采访，先用两周拍纪实素材、默默记下关键点，最后几天再集中采访；少问那些一句话就堵死的封闭式问题，顺着视觉、嗅觉去唤起对方的记忆，话头自然就开了。她至今记得当年张小琴老师在工作坊课上举的例子：写一个人对迁居的异乡缺乏归属感，不必直说她扎不下根，只消呈现几



2013年，纪录片《新娘》海报

十年来她始终把家当都装在箱子、从不用柜子，因为她觉得自己随时要打包回家。新闻人讲究展示而非讲述，把感受到的东西用细节放大，再交给观众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她渐渐认定自己更享受从真实生活里发掘动人之处。

“我是好故事的搬运工。”王静如此描述她拍摄纪录片的经验。为这份选择，她付出过实在的代价：四年里有三个春节是在拍摄现场度过的，那个在车厢里痛哭的春节，正是其中的注脚。

退身幕后：从成名到成全

硕士毕业作品《从上海到平遥》，把王静推到了一个伦理的关口前。这部片子以方言为主题，由雷建军老师指导，主人公是平遥古城里一位说着上海话的郁奶奶。王静一向擅长跟拍摄对象亲



2017年，王静在郁奶奶家中拍摄《从上海到平遥》

近，可这份亲近里藏着风险。郁奶奶上了年纪，盼着有人陪，希望她住进家里，她也住了进去。住下不到一个月，她就意识到不妥：自己待老人再好，也终究是过客，等她剪完片子回了城，手边还有素材可以反复回看，而老人却要独自面对她离开后的冷清。后来，她搬去近旁的客栈，不再日日借住老人家中。

她回忆，在清影的训练体系中，纪录片导演要先掂量自己能给拍摄对象带来什么，把这一步放在能不能拍出一部好作品之前。

也是在平遥，她懂得了守候的分量。她在那里守了整整一年都没遇上下雪，临走那天雪却落了下来。车票已经买好，作品也即将杀青，她还是退掉行程，留下来把这场雪拍完才动身。

拍摄《从上海到平遥》时，

她特意把郁奶奶接到上海家中做客，父母烧了一桌菜，两家人围坐一处，说着同样的上海话。在她看来，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交换，拿真诚换真诚，拿时间换时间，少了这份交换，观众会从影像里读出不诚实。

竖屏纪录电影《烟火人间》开始真正让王静的角色发生转折，从这部作品起，她做起了制片人。这个改变，起初出乎她自己的设想。她原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，用好的故事换得观众和掌声。制片人做的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，难处鲜为人知，却有很多庞杂琐事。然则，制片人对于一个项目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没有靠谱的制片人，项目甚至很难成立。《烟火人间》当时缺的正是这样一个人，问了一圈没人接，她说，那我来。

可这副担子真正挑起来，难度远超她的预想。这是一部用509位普通人的手机短视频剪成的纪录电影，实验性很强，下载的素材数以万计，每首音乐的词曲与录制方版权都要逐一厘清，509位用户的授权要一个个谈下来，十一个出品方也要一一沟通联络。那年她硕士刚毕业，二十多岁，和久经沙场的同行合作，处理如此多复杂的事项，心里实在没底。

如何解决这个难题？她的办法很朴素：添置几身显得成熟的



《烟火人间》受邀作为2020平遥电影展开幕影片，导演孙虹（中）、制片人王静（右2）出席影片发布会

衣服，出门不主动说自己刚毕业；雷建军老师也手把手地教，让她“做中学”。这一仗打下来，后面再大的项目都难不倒她了。她也渐渐把制片人的活计看得透彻：制片人要管两个“钱”，一部作品在外部是作为一个文化产品，要经历投资、制作、发行三个重要环节，让投入能回款；在内部落到制作这一环，要用有限的预算做到合情、合理、合法——组织团队并照顾情绪、把控进度确保制作水准、厘清版权后进行备案和审查。这个岗位对综合能力的要求，远比外行想象得高。

在清影，从不缺乏有才华的导演，制片人却没有那么多。她从雷老师身上学到，要让项目有更好的成色、让年轻人拾级而上，总得有人退后一步去周全琐事。在她的价值排序中，成全和成事

都比成名更重要，这是一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怀。

薪火相传：从纪录到育人

2018年，王静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下了拍摄清华建校110周年纪录电影的邀约，她说乐意为母校做这样一件事，“像给妈妈做一个生日蛋糕”。这部片子就是《大学》，三位导演分别是孙虹、王静、柯永权。拍它的过程，让王静跳出学生视角，第一次看见大学这个庞大角色如何运转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他们看中的拍摄对象常常一开始就回绝。钱易院士觉得自己曝光已多，几次推辞，直到王静手写一封信，承诺以她为线索去呈现清华更多的老院士，她才最终点头。另一位拍摄对象当时还没拿定主意，对未来的选择犹疑不决。她说，你做



电影《大学》拍摄时，王静定期与钱易院士了解下一阶段日程

什么决定都不影响我们，只求先给一次拍摄的机会。对方越是拒绝，他们越觉得这个人不求浮名，值得被记录。

清影的拍摄是半结构化的。选定了好的拍摄对象，余下的就交给现实自然发生，最大限度地尊重对方，不加干涉。故事无论走向哪里都能称其为故事，关键在于如何剪裁。

这么多年，清影的创作标签似乎是“普通人的生活”，然而

王静却对“普通人”这个说法有多一重的反思。一旦把某个人称作普通人，心里其实已先下了一重判断。她更愿意说日常生活，说生活本身。故宫、敦煌、珠峰都是声名赫赫的大IP，可清影在处理每个题材时，都把它还原到日常里，去看它如何形成、如何经历。说到底，清影的气质是一个视角，用影像平视、交流与陪伴那些愿意向公众共享一段生命的真诚的人。

走到今天，王静越发明白，清影最看重的是育人。她始终记得雷老师说的“清影最重要的是培养人，作品只是培养人的手段”。每逢启动大项目，老师们都要求主创们把在校生带在身边；相比于和成熟的从业者合作，和在校的同学合作需要主创们付出更多精力为孩子们兜底，可她却说这是清影的义务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被带出来的。一代代传帮带，清影才能源源不断地出人。她选择成为一名大学老师，缘由也在这里。

尹鸿老师为清影提炼过十二个字：人文影传、学术影像、同人精神。她记在心上。她说，清影给她最重要的训练，归根结底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是发心要正。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清影那句口号：以影像温暖世界。

【学生记者连敏华对本文亦有贡献】



链接

对话王静

Q 近来常有人说，电影会变成非遗，纪录片也会越来越小众。您怎么看纪录片当下的处境和未来？

王 静 电影变成非遗，纪录片变成非遗，这是过去十几年我们真实经历的过程，我自己倒不悲观。清影拍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之前，文物修复部门还少有人问津，招人都招不满；片子火了之后，三万人

竞争一个岗位。影像助力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产业，也是应有之义。纪录片的受众相对而言是比较细分，但这个片种一定会一直被需要。中国这么大，让电影艺术百花齐放的路虽然长，但我们始终在走，得不断有好的纪录片作品进入这个行业去滋养和固定这一批观众。



王静(左3)代表《大学》创作团队出席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表彰

Q 你们为什么要把 509 条短视频集结成一部长片？让它们各自流传不好吗？

王 静 短视频给你提供完情绪价值，你心里是有所触动的，可它就像流沙从掌心漏走，捏不住，也抓不牢。只有把它汇编成一个长片，给它一个名字、一种可以索引的方式，它才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被固定下来。有三十多篇论文以《烟火人间》为研究对象，但你要聚合单个热点短视频的研究可能有点难。这一批动人的短视频更容易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被看到，正是因为它们成为了《烟火人间》。我们今天拍纪录片，有时候也是为一百年后的人类。一百年后的人若想回望 21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到底发生过什么，我想他们还是会找一部纪录片来看。

Q AI 内容发展得这么快，您担心它会取代纪录片吗？

王 静 我看过不少 AI 生成的短片和短剧。看得多了就会发现，对几种特定的 AI 表情，比如那种端庄的微笑，我个人会生出一种生理上的不适，一眼就知道是 AI 做的。回过头去看真人的内容，它没有 AI 完美漂亮，但它能让你感到鲜活亲切，我觉得我是需要真人内容的。在 AI 的时代，剧情片、电影或许会更多地使用 AI 技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或许纪录片

会更被需要，因为它记录了真实。当然，纪实影像也可以和 AI 融合，我甚至设想过做一种纪实 + AI 的影视游戏：先拍一部真人纪录片，再和拍摄对象一起设计，当你选择他现实里走过的那条路，画面就播放纪录片；选了另一条，就生成 AI 短片，让你看见平行世界里的种种可能。

Q 您的许多作品都在和国际观众对话。在跨文化交流里，影像究竟能做到什么？

王 静 在西方的语境里，有些观众对中国怀着刻板印象，他们排斥一切“中国人很快乐”的叙事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快乐。然而，影像是具有说服力的。我在牛津做博后的那一年，做过一场关于《烟火人间》的学术讲座，放了片中的一些片段，也讲了一些学术思考。一个小时讲完，接下来半小时的提问里，很多观众不愿意相信中国劳动者的快乐状态；后来，我做了一场完整的放映，现场笑声频频，映后九成都是积极的声音。在牛津，我结识的一位英国院士看完了我的每一部作品，甚至包括没有英文字幕的《新娘》。令我受宠若惊的是，他评价我的纪录片是西方刻板印象的“解毒剂”，认为《大学》摒弃了说教，用真实的呈现让人看见一个积极的中国。只要我们带着影视精品走出去，国际观众就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。用有说服力的作品去校正偏见，正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值得去做，也应该去做的事。

Q 如果送给学弟学妹一句话，您想说什么？

王 静 选你所爱，爱你所选。这条路，我也先动过放弃的念头，最后发现舍不得，才认下了以此为业。对一个有点上头的事，要多尝试，试着喜欢它，也试着放弃它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终究放不下，那你就认了这个事业，坚持走下去。